

杰弗里·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王 凤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杰弗里·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王 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弗里·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 王凤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858 - 8

I. ①杰… II. ①王… III. ①哈特曼, G. —文学批评—
思想评论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1729 号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人类经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经验亦包括各文化区域的群体在精神探索的层面。由于理论最大的功能是对经验的有效解释，所以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均需要对理论持续关注。理论的形成、形态、应用和迁徙不仅拥有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学界共享并长期论争的对象。“理论是某种推论或一套系统理念，旨在对事物进行解释，尤其是依据一般性准则，而这些准则外在于被解释的事物，源自 16 世纪后期对拉丁和希腊语的借鉴。”^① 具体到文学，即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对人类群体的历史境遇进行的艺术再现，就涉及由不同功能而导致的鉴赏或批评这两种主要的阅读行为。而后者则主要作用于文学研究，即在解读中通过不同理论视点的介入去透视文本的内涵，从而达到批评主旨。因此，批评解释本身亦成为了一种文本形态。^②

文本具有时代性，即每一个时代均会导致不同的文本特质和批评指向。随着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显现，尤其从 20 世纪后半期起，文本的边界开始蔓延，诸多外部确定性条件使批评理论指向发生了变化。“在对理论发展进行回顾时，有必要对‘理论’本

①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22.

② See Irenar Mararyk (ed.),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pproaches, Scholars, Terms*,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p. 354.

身的含义进行重新梳理。因为这一领域不仅包含了诗学、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固有的美学概念，而且包含了修辞学、传媒和话语理论、符号学、种族理论、性属理论和视听通俗文化理论等。但是理论本身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它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质疑和分析模式”^①。由此，文学批评获得了加强和提升。人们在讨论社会观念、文本形态、批评主旨之间的关系时，带入了更多的观点和视角，出现了莫衷一是的局面。然而，在这场论争中，耶鲁大学的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字词的调节性，认为意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因而他推崇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借此夷平批评与文学之间的藩篱。但另一方面，他在力图打破“后学”思路的同时，审视传统本身，针对犹太拉比圣经阐释、体现批评主体性的随笔文体、主张哲学和艺术统一的浪漫主义哲学等进行学理性透视。欧美学界就公认他有关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歌的论著是最精彩的。^② 因此，哈特曼并非是一个认定的解构主义批评家。由于文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一般偏向将个人、作品和理论主张纳入某种单一的范畴中进行定位，希冀在解释活动中呈现出简洁性，但其后果往往会将问题平面化。这样情况在文学史和各类文学教材中十分普遍。因此，专项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

王凤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持续思考和研读，深入这一论域之中，对哈特曼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她主要着眼于以

^① Vincent B. Leitch, *General Edito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xxxiii.

^② Irenar Mararyk (ed.)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pproaches, Scholars, Terms*,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p. 354.

下几个方面，即将批评历史性要素介入到哈氏批评思想的发生学中进行综合性考察。其次，作者对哈氏关于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批评与圣经阐释模式之间、理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等思想，尤其对其后期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哈特曼作为一个调节者的概念，即哈氏坚持自己的中间立场，在欧陆哲学与英美批评之间、犹太圣经阐释传统与现代阐释经验之间、批评与文学之间、文学批评家身份和文化研究者身份之间进行着一种有效的调和式批评。因此，在这种多重的双重身份之间，哈特曼获得了一种更为宽阔的批评视野，其批评思想因而具有极大的超越性。西学引入中国大陆有年，我们在现阶段特别更需要多一份耐心和沉静，以切实把握西学局部知识与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这样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多年以前，王凤到四川大学做访问学者，继而萌发了报考博士的愿望。在后来的学位学习中，她大力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克服一般外文系出身不善思辨的弱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在此过程中做得认真而从容。这使她后来到加州期间拥有了不少新的收获。现在王凤嘱我做一短序，长话短说。其实，序言再长，也不能代替读者对论著本身的阅读。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体察到作者自身的思考和洞见。

是为序。

王晓路

2013 年冬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8)
一 国内研究现状	(8)
二 国外研究现状	(14)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主要内容	(19)
一 研究意义	(19)
二 主要内容	(22)
第二章 批评的概念	(26)
第一节 批评的文学性演变	(28)
一 批评之于文学的附属性	(28)
二 批评向文学的延伸	(31)
第二节 批评与理论	(43)
一 批评的理论化	(44)
二 批评的困境	(49)
第三节 哈特曼与批评之争	(55)
第三章 哈特曼与华兹华斯:自然与想象的超越	(59)
第一节 哈特曼与浪漫主义研究的复兴	(60)

一	浪漫主义传统的延续	(61)
二	哈特曼反新批评传统及其浪漫主义旨趣	(64)
三	哈特曼的现象学渊源	(68)
第二节	哈特曼与纯粹意识	(70)
一	纯粹再现	(70)
二	意识、想象与自然	(72)
三	人与对象的关系	(77)
第三节	哈特曼与自我意识	(81)
一	浪漫主义和自我意识	(81)
二	意识的成长:自然与想象	(84)
三	想象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89)
四	自我意识在想象与自然对立统一中的独存	(93)

第四章 阐释自由与拯救文本:超越形式主义

(105)

第一节	当代形式主义之争	(106)
一	文本与作者	(107)
二	文本与读者	(111)
三	文本与意义	(113)
第二节	形式主义的超越	(118)
一	大陆批评与形式批评:对形式的理论思考	(118)
二	没有围墙的批评:反弗莱立场	(126)
三	作为艺术形式防御的文学史	(130)
第三节	犹太释经传统	(136)
一	圣经注释传统	(137)
二	密德拉什与文学批评	(143)
三	哈特曼与密德拉什	(147)

第五章 作为文学的批评	(167)
第一节 批评与文学的同一	(169)
一 创造性:批评与文学的跨界	(170)
二 批评:文学与哲学的调和	(180)
第二节 作为批评文体的随笔	(188)
一 纯净的危险	(189)
二 作为应答文体的随笔	(193)
三 批评的艺术	(204)
 第六章 批评的责任	 (213)
第一节 哈特曼与大屠杀文化研究	(215)
一 哈特曼的研究转向	(215)
二 再现与真实	(221)
三 作为文学叙事和批评模式的证词录像	(229)
第二节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235)
一 批评随笔的功能	(236)
二 文学和文化	(243)
 结语	 (249)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7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 世纪美国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雷纳·韦勒克 (René Wellek) 认为, 18、19 世纪虽然曾经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 但实际上, 20 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 因为在这个世纪, “不仅有一股名副其实的批评的洪流向我们汹涌袭来, 而且文学批评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 在公众心目中占有了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①。他因此断言, 20 世纪是名副其实的批评的世纪。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 那么, 韦勒克所称的批评的新的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文学批评著述在数量上激增,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众多之势。在 18、19 世纪, 专业文学批评者较少, 多为作家兼评论者。以 18 世纪的英国为例, 当时主宰文学批评潮流的仅有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亚历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理查德·斯梯尔 (Richard Steele)、约瑟夫·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等少数几人。当时, 蒲柏的《论批评》(“An

^① [美] 雷纳·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 丁泓、余徽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26 页。

Essay on Criticism”)称得上极富重要意义的批评专论,斯梯尔和艾迪生创办的《闲谈者》(Tatler)与《观察者》(Spectator)刊物发表了许多以当时社会风俗、日常生活、文学趣味等为题材的文章。除此外,很少有专业的文学批评论文和杂志。19世纪,由于印刷业、教育等的极大发展,文学批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但主要以杂志或期刊为载体,批评著作和专业论文较少。其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王尔德(Oscar Wilde)的论著和论文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上述情况大为改观。仅以法国为例,从1955年到1966年这短短的十年间,共出版文学批评著作七千余种,超过了该时期诗集出版数量的总和,是小说出版数量的一半^①。毫无疑问,这种数量的极大增长表明文学批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的批评意识和批评自觉性逐渐增强,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进了批评的发展。

第二,文学批评较之前更具有了一种理论意识。文学理论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理念的二重模仿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开创了文学批评的先河,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西方文论史的主导地位。但是,就文学批评本身而言,在20世纪之前,虽然继承了传统理论,但并没有形成理论层面的概念框架和系统,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一般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讨论,包括对作品的描述、阐释、分析、判断和评价,以及这些描述、阐释、分析、判断和评价对读者(具有欣赏能力但并非一定具有学术水平)产生的效果和意义,或者指对作品的起源、文本的校勘等那些独立于阅读经验的作品因素的考证式研究。在对作品的阐释和评价中,虽然也不乏大量作者本人的创作观点,但往往是个人的和主观的。对作品的考证式研究

^① 参见唐正序《文学批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虽显得严谨客观，但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性。所以，两者都呈现出一种非理论或反理论的性质。但是，到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理论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文学研究得以逐步科学化有关。以新批评为例，出于将文学研究视为一门可与自然科学相抗衡的科学的需要，新批评者意识到必须给批评设定一个理论框架，建立一套理论系统，正如佛克马（D. W. Fokkema）所言，“不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文学理论，要使文学研究达到科学化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①。因此，可以说，韦勒克和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并于1942年出版、1965年再版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与瑞恰兹（I. A. Richards）1967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无不对文学批评向理论化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文学理论作为一门课程得以进入大学的课程规划之中。

随着文学批评逐渐得以理论化，其在系统性与严密性方面得到了加强，较之于19世纪印象式的鉴赏批评，则少了个人的随感而发性和零落性。同时，大学文学理论课程的开设，理论学位的增加，以及专门从事理论研究队伍的形成，助长了理论发展壮大之势。加之，从事批评的多半不再是作家自己，而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中，有一大批是大学教授，他们不甘于常识性的评注，形成了成套的理论。可以说，20世纪的批评摆脱了个人印象的、直觉的描述，具备自身的一套概念和术语、理论体系和方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与文化的急剧变化和转型，各种社会理论话语，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竞相登

^① [荷兰] D. W. 佛克马、E. 贡内-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页。

台，各自言说，尽管聚焦各异，视角不同，但对本就具有巨大开放性和吸纳性的文学研究而言，这种众声言说却提供了多渠道的借鉴资源，从而构成了一幅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景观，使得当代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犹如文学一样，理论也以各种文学学术会议的形式享受着种种华丽盛宴”^①。

第三，文学批评逐渐从作为文学作品的附庸这一次要地位中摆脱出来，获得了极大的独立性，如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J. Y. Tadie）所宣称的，“20世纪里，文学批评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②。批评与作品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意指批评逐渐摆脱由传统束定的对作家、作品的评析者、判断者和评价者身份，在只对文学文本进行言说而无暇顾及自身的忙碌之后，转而对自身的本质进行反思。这种现代性反思较早始于马修·阿诺德关于批评的无偏执辩护，随后在奥斯卡·王尔德批评家即艺术家的思想中得到大力提倡。到了20世纪初，I. A. 瑞恰兹和T. S. 艾略特（T. S. Eliot）等又将批评家定位于文学附庸者角色。之后，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e Fry）提出批评系统化一说，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属于文学内部的批评的系统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批评家处于二流地位的弱势。同时，现象学批评本着自己的意识认同理论立场，将批评者的意识等同于作者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批评就是文学。这一观点在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那儿得到了阐述。其后，雅克·德里达则从哲学批评、文学批评

① Nicholas Tredell, *The Critical Decade: Culture in Crisis*,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Limited, 1993, p. 32.

② [法] 让-伊夫·塔迪：《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出发，将三者视为一种平行等同的关系。随着人们把目光从文学批评的对象即文学文本，转向批评文本自身（批评理论的反思），文学批评便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不再被视为文学的附庸和添加品，也不再从属于文学。它自身便成为文学，具有和文学一样的性质和属性，传统意义上哲学批评、文学批评和文学三者之间的分界线业已消失，它们在本质上毫无主辅与高下之分。

如果上述第一点所表明的专业批评者数量及批评著述的剧增是批评本体地位得以提升的外在表现，那么第二点和第三点则表明了这种本体意识内在的两个相反甚至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意味着批评理应为理性的和科学的，自有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和方法。当然，这并不指模仿或主张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指批评应该建立在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之上，采取一种系统的处理方式。在批评陷入混乱无序的时候，这种系统的理论或系统的处理方式会引导批评走出这种混乱。如泰特（Tater）所言，这种有系统有条理的批评“日益趋向于俨如哲学论文的声音”^①，亦即说是一种哲学化的批评，且如弗莱所认为的，是在文学教学中代替文学而可以传授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批评的概念化和规范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批评作为个体的价值判断和创造活动，因为文学批评具有个人主观色彩和非系统性特征，与批评主体自身的旨趣、气质、艺术感受力密切相关，它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经验性和交流性。如果说诗歌首先满足一种直接的、知觉的冲动，并且因为创造性的首要地位而显示最低程度的理性的话，那么，文学批评也具有了近似甚或相同

① 转引自〔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的特征。

对于一向以实用批评为重的美国批评,这种由批评的文学化和理论化两极倾向带来的矛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尼尔森(Cary Nelson)称,当时“美国文学批评进入一个至关重要时期,所有有关批评自身的根本问题必须加以重新质询”^①。当时在批评界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形式主义批评继承了英国自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阿诺德和利维斯以来的批评传统,从内部研究的视角,对文学文本这一有机体中书页上的字词的重视超过了对包括作者、读者、创作历史、社会时代背景等在内的文本外因素的重视。尽管韦勒克极力主张批评家在向读者传达自己对作品的反应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规范、标准和概念,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提倡组建的批评公司也为专业的文学批评开辟了理论阵地,但是,他们所称的文学批评理论仍然以对文学文本这一封闭自足体进行阐述为基础,且囿于对单个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语言形式规范和概念进行言说。这样一来,无论是出于建立一门批评科学的需要,还是出于一种反印象式批评的初衷,新批评将自己的理论资源设定在英国经验主义这一较为狭小的范围内,且因此最终偏离了自己的理论倾向,成为一种课堂实践行为,而这种课堂实践的目的仅在于寻求一种“愉悦的、具有意义的教育”^②。正是由于新批评这种对阐述对象和阐述理论的双重限定,文学批评成为一种虽不失创见性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作为思想工具,批评活动的实现能够提高读者的鉴赏力,激发社会思想,但它本身作为“对艺术品的书

① Cary Nelson, “A Paradox of Critical Language: A Polemical Situ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89, No. 6, 1974.

② David Ayers, *Literary Theory: A Reintroduction*, MA, Oxford & Victori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p. 39.

面评论和说明”^①的分析者和判断者身份决定了其附属性质。因此，一方面，新批评主张批评应当去印象化和个人化，代之以理论化、系统化和概念化，这无疑提高了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主体地位和自觉意识，促成了其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在力求批评理论化的同时，批评独立性的另一方面却受到了忽视甚至压制，如詹姆斯·索普（James Thorpe）所称，虽然文学批评本身不乏精美、堪称艺术佳品之作，但是如果凭此就将其与艺术作品等同视之，就是一种误解，因为“文学批评是次要的、可穷尽的、可替代的，而艺术作品却是首要的、取之不竭的、不可替代的”^②。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以及结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欧陆哲学社会思想在学界的广为传播，新批评的理论缺陷便逐渐显露出来。于是，一批美国批评家，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等，开始将目光转向外域，以寻求外在的理论资源，并在借鉴和融合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

在这些批评家中，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可谓风格独特，独树一帜。他将华兹华斯诗歌视为超验性与经验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力主美国批评应当摆脱英国性的影响，跳出其实用主义这一“未成熟”^③的批评模式，将欧陆哲学思想与美国的文本分析传统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批评具有哲学反思性、思辨性等特征的同时，注重批评以及批评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并

① [英] 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② James Thorpe (ed.), *Relation of Literary Study*, New York: MLN, 1967, p. viii.

③ Geoffrey H. Hartman,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oda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98.

由此倡导一种处于文学之内的批评文体，产生了极大影响。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解构主义思潮旅行至中国，随之到来的是“耶鲁学派”这一学术团体的批评思想，保罗·德曼（Paul De Man）、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以及杰弗里·哈特曼的名字也逐渐在学人中耳熟能详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从目前对该学派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德里达、德曼、米勒及布鲁姆的思想研究无论在广度上抑或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对哈特曼思想的研究^①。就哈特曼研究论文而言，分下列三种情况。

第一，研究论文。何卫的评论短文^②主要对哈特曼关于虚构文学中的虚幻性，以及作家和批评家为免于虚妄而让自我向哲学回归这一思想作了非常扼要的评析，认为哈特曼的大陆哲学渊源让他把一切事物与欧陆哲学联系了起来。这一评价极为中肯，因为欧陆哲学思想在哈特曼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自认并非如德里达一样的哲学家，但认为基于实用主义的英美批评由于非自我意识和反自我意识立场而使批评精神受到局限。相反，哲学对于彰显批评精神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对哲

① 仅以论文为例，在 CNKI 上分别以保罗·德曼或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为题名对 1994 年以来的论文进行搜索，搜索结果分别为德曼专题论文约 30 篇，米勒 20 余篇，布鲁姆 20 余篇，且其中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期刊上的文章为数不少，关于哈特曼的专题论文只有 2 篇。此外，德曼、布鲁姆和米勒的多部著作已有中文译本，关于他们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也相继出现。

② 何卫：《批评家的心路历程》，《国外文学》2000 年第 4 期。